# 皇明從信錄

# 皇明從信錄卷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執守堅定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

因循取充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僞漢陳同僉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僞將岳州潑張率兵來援至夜婆山我師敗之擒潑張及僞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銜璧肉袒率張定邊降　上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

從古帝王

令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參知政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矣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毁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爲歸德侯○何容儒士戎簡見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僉大悅服○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史令○時僞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兒張君弼窮蹙弃城走安豐遂克廬州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詔中書省臣曰

皆從之者則能出乎崇報感勵又何遠也

尚矣

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為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為散騎舍人、 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

老疾避位去脇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士信自爲丞相又脇普花帖木兒爲請王爵普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邇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

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珏等以城降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

與典　潛行其人

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賜今背逆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贛州圍之未下　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

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賊之日殺傷固多要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十二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弃城走永州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夏天統三年
宋龍鳳十一年

如財物嬴厐則賢將陶成倘聽聖教爲無愧矣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州諸郡皆下　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叛民鄧仲廉斬之擢薛顯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圍

諸全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請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以俟大軍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嘆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披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

萬級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韓謙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聚之數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僕以身免○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椿被讒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洩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 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 上欲先取兩淮乃規

得而居練

不恭師保

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操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討北丑蔚浙陽平人所撰

討琛友定

言自幼極艱難今汝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 上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取天璧等討陳友定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為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琛有文武材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 上痛惜之追

封緇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冐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

大功

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克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己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粮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盗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獲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浙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恣肆剽掠、元帥王國寶擊潰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温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温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為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為宣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 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

置運鹽

穩着

成荇了然

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賜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兵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一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泝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 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

冦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獲士卒二千 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 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爲之捍蔽也

功臣本傳曰我 聖祖取天下躪蹴羣雄而顛倒之首僞漢次僞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 聖祖妙識其幾欲翦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奪敵孤城血戰於猊狖鴟竄之衝者數年吳人一跡不敢西向 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鏖僞漢

而殲之。是敵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史)

公論

按善守滅吳。耿吳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却敵。控扼彊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爲尤烈。尚論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令禁秫

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塞源

有虞君之勁
猶見古風

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誅守將僞僉院俞中以歸。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爲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

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兵不敢犯
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椅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
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升獻四州　上嘉其知命識
微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
是　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
以進覽之見砲子角為興化要地冦兵所出之路令達以
兵絕其隘達如　旨進兵遂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
州自郭子興趙均用兼守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
部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上曰濠

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 上即命韓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 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取安豐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堪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破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走追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貴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眞來援我師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 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 上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

求書籍

兵革之際[illegible]于聖賢之學尚[illegible]矣

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偽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昇之求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元以陳有定敗胡琛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至漳州守臣羅良乃以書責其悖逆之罪有定大怒益兵圍其城良死守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諭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討張士誠

二氏敗形皎如指列

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元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

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强力數侵我之疆埸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毁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毁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卿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

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旣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强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淸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淸、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靑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

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塡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徇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遣

員外方彝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歡笑款接命彝還入城[illegible][illegible]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就首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剌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

茅成死于陣

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砲以擊之着物糜碎砲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軍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　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翻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湍道通海即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

降松江路守將朱顒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死○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其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

[illegible]苑宮亂之源

多青繪書、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搆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敕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

定樂制

○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政事、

禁虛詞

下詔禁箋文頌美之辭　上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閤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閤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齎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聞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徐爲死者弔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閤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柄於慶陽李思齊抗衡於秦隴。命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變於近郊。恐閤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爲閤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閤下。閤下何爲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鬧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戚禍閤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臣進曰使察罕不死天下將分南北使擴廓從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將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爲

聊智俱妙

嶺北此書所以爲擴廓論者甚悉而措手其成功焉
兵猶也取將大家長　皇明成混一大業焉

指揮戴德率兵取沂州，擢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二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鬭，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二衆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二，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餘匹，擢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諭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爲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税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眞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豊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孔子曰以德讓爲國何有上下交得其道功之成也

易易

定文武科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遠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不□撓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

二者不可偏廢

爲政教尚實效此太祖武意之治

賢者賞。濫擧。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擧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擧。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擧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擧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

人以時勉學。故開衆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兪通海旣敗張士誠兵于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哀哭之慟，從官皆下淚。

按兪通海後追封豫國公，改封虢國公，配享太廟，復列像祭于功臣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

仰觀。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以朱升為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　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

臣勸 上即皇帝位 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 主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答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遂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即已稱帝我 太祖平張陳一江南而猶謙謙若此人之有度相去何遠嗚呼漢高祖誅秦滅項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真主規模固自別矣

中書參議李飲氷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
上命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
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
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
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
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士誠
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
入城勢益窮蹙○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詣士誠

以天數然端方尤甚卓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

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畫謀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

貞菴曰之
滁

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

之追至城下遂築壘迫之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礟碎其首而死熊天瑞教城中作叢礟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礟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劉氏可謂有志節矣然平日未嘗進一忠言諫戒何耶

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使陳

基、左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八人、皆送建康、 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自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爲邏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恩、使于是縱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書報、得士誠天祐虚實、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 師還、 上

召諸將見於戟門㕔勑衆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
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
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

以功予人者王

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勳自
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
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
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
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
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雄既平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
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頷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

督等馮勝鞫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為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粮二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為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汝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逃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夾壩通道，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率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
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
乘城拒守士卒無鬬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
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
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
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
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太廟成四
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
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

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入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荆州益陽常德潭兵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來即輕身迸

口授方畧如不經意而出之真是天縱之聖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勝）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决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

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愼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紀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

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開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人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

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孫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凟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

勿避于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文則從簡 吏則易當

才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 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普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

方國珍降

識能知典
崇能勸物
仲尼有孫

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遁，王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戰死，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己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復疇

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俻庾永忠吳禎等自明州[illegible]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卽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迎○上出觀圜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檝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以横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

情、

按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我 聖祖之訓太子、脗合周公心法、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群臣奉表勸進、 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 聖哲、本以爲民、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爲生民計、俯徇群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累請不已、此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月，善長率禮官

以即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從信錄卷三 終